

不怪集

月亮被乌云折磨得愁容惨淡,令人戚然。我疲惫不堪,心不在焉地摸出钥匙,稀里糊涂地打开房门,猛然吓一跳,屋子中央似站着一人,轮廓一团乌黑。顺手打开屋灯,才看清是我那盆昙花!知道它今天夜里要开花,早晨我给它喷了水,洗净叶片上的尘土,就如同给即将出嫁的姑娘梳洗打扮一样,然后从阳台上搬进屋里,摆在了中间最宽敞的地方。它太高大了,最高的几片叶子高过了我的头顶一截,其枝叶繁茂,头重腰细,像舞台上穿扮好了的美女,款摆腰肢,颤颤巍巍。

昙花开放是它自己的大事,也是我生活中的乐事,每年到这一夜我都像守岁一样看昙花从开到落的全过程。这是我躲起来写长篇的地方,所以把自己喜欢的昙花也从家里带来了。今天恰好要回家拿几本书,从早晨离开竟耽搁了一天,冷落了昙花,心里有些过意不去。花为人开,花蕾吸收了人的精气才开得水灵,人宠花,花媚人。

每到到这个时辰,花蕾的笑口已经大开,临近子夜才能火爆爆地怒放,昙花的生命随即达到巅峰状态。今晚由于我的粗心,它可能以为自己被遗弃了,十三个半尺多长的花蕾,如同十三只白天鹅,怒冲冲弯脖子拧头,尖嘴紧闭。我赶紧搬了把凳子坐到它跟前,眼对眼,嘴对嘴,真诚地表示自己的歉意。从现在起寸步不离地守护它,赞美它,崇拜它。

昙花激动起来,花蕾微微战栗,如天鹅抖动颈上的羽毛。包在外面的根根红针,像伞骨一样挺直、撑开……好大的排场,红日未出,先见光芒。光芒即现,轰轰烈烈的日出就在眼前,绿的像窗外的夜色,厚重、坚实;白的尖锐、轻巧,一心要突破绿的笼罩,弯弯翘起的尖嘴眼见就翘开了,一股噱人

昙花一现

蒋子龙

香气喷射出来!我把脸贴上去,猛吸几口,一团浓香,一股清凉,从喉头直坠肺腑,薰得我一阵晕眩,立刻觉得五脏六腑清洁透亮,如醉如仙。刹那间忘记了尘世间的一切荣辱喜忧,身内身外一片圣洁宁馨。

花瓣颤动,千娇百媚,愈张愈大,愈大愈奇,奇迹般得有节律地伸展开来。昙花简直是在讨好我,显灵般现出自己活泼泼的生命,眼对眼地让我目不暇接地开放了。中间露出一个锥形的深洞,洁白娇嫩的花蕊颤颤地挺了出来,根部是一团绒毛般的白线,簇拥着它,突出着它,白得高贵,白得纯净。如刀如剑的绿叶上竖起十三朵巨大的白花,它们是按照一个口令,踏着同一个节拍开放的。满屋弥漫着醉人的香气,我胃里发出一阵贪婪的鸣叫,真恨不得立刻就把所有花蕊及蕊上的白粉吃掉。

昙花那楚楚动人的神态又让我下不去嘴,它是专为我开的,躲开所有的人,躲开君临万物的太阳,不凑热闹,不争喝彩,藏进黑夜,躲在刀丛剑树的叶片之下,自甘寂寞,只为悦己者“容”。可它又是多么地傲慢,多么地自得。今年昙花开得多,也开得最为壮观。

“昙花一现”——从来都是贬词。是文人们编排出来的,一般人喜欢好吃多给,喜欢坚固耐用,喜欢“死不了”或“不死不活”,他们轻易看不见昙花开放,便嘲笑它的“一现”。正因为它一现即逝,才更说明它清高,它珍贵,不同凡俗。人活一世能像昙花这样轰轰烈烈地“一现”,也很了不起。世界上还有多少终身未能开花的人生?

昙花摇曳,花影婆娑,花蕊竟轻轻地弹拨出一种乐声,意境悠远。我心头震撼,生出一种莫名的虚幻的激动,和着昙花生命的韵律,仿佛能进入一片祥和的精神高地。从这片高地上望去,空阔而斑斓,这也应该是最富于创造性的时刻。

漫步东林书院

朱伟强

很早就从邓拓先生的杂文《事事关心》中知道东林书院,只是一直无缘到实地参观。前些天参加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的考察活动,有机会身临这几万废墟的著名书院。

导游小周是位热情开朗的阳光青年。据他介绍,东林书院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,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,由北宋哲学家杨时创建于政和元年(1111年),距今已有九百多年了。

进入书院的大门,首先是昂然挺立的石牌坊。坊额正背各题“东林旧迹”和“后学津梁”字样。细看石坊,上面雕饰有二龙戏珠、丹凤朝阳、鲤鱼



跳龙门等精美图案。书院建筑布局采用“左庙右学”形制,左边建有祭祀建筑燕居庙、三祠、道南祠等;右边为丽泽堂、依庸堂,再得草庐、晚翠山房等讲学建筑。另外还有藏书及生活用房等。院内古树成荫,池中碧水荡漾,经历过多次修葺的粉墙黛瓦、小亭长廊散发着浓浓的书香。依庸堂是书院主体建筑,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(1604年),堂名为“依乎《中庸》”之意。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撰的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,家事国事天下事事关心”这副名联现悬于此堂,为廖沫沙先生于1982年手书。我和同行的上海市人口计生委的老徐反复观摩这副对联,流连再三。东林党人“倡实学以救世,视天下为己任”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读书人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,不受外国欺辱而奉献自己的才学。我

民工行

王家林

别亲人
病榻前边辞行,
娘亲老泪晶莹。
妻子翕唇无语,
稚儿大眼圆睁。
峰回村遮路断,
水绕溪湾坝横。
此去一年好汗,
换来三代安生。

报平安
广厦车流行入,
抬头四下无亲。
衣少风寒袖冷,
腹空口角生津。
祈求明天好运,
不怕脏粗苦辛。
且报平安短信,
慰藉千里心神。

从前我家是大户。说这个,一点没有阿Q的“我们家先前比你阔多了”的意思。只是因为票证无处不在的计划经济年代,每个家庭是按人头多少分成大户和小户的。无论是平时每月每旬的油蛋肉烟糖煤,还是过年时的年货,都是按“户型”大小配给的。那时我家三代同堂六口人,属大户。所以,每到过年时,我家去买花生、瓜子、水果糖,以及鸡鸭鱼肉、粉丝、黑木耳等年货,都是满载而归的。但有一年,情况却发生了突变。

那是1974年的元旦,在安徽插队的叔叔突然来信说,过年要回沪结婚了,对象也是上海知青。爷爷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,高兴

得在屋里不停地走不停地笑。但奶奶开心了没多久,就犯起了嘀咕:“酒水哪能办?酒水哪能办?”晚饭后,家里开起了“紧急会议”,重点议题就是婚事如何办。相对来说,办喜酒还容易点,那时只要肯花钱,不用提早一年半载预订酒席的,大多数人是在住家附近找一家饭馆,每桌20至30元就可搞定。但令全家人头疼的,就是招待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的喜烟、喜糖、糕点、瓜子、花生、红枣、桂圆、芝麻等,由于都是计划供应的,光有钱也买不来。而且,时值过年,像瓜子、花生之类的干货,归于年货之列,是要凭票分大户和小户定量购买的。即使是大

户,最多一两斤的瓜子、花生、奶糖,来一拨客人不消半天就一扫而光了,根本不可能应付新婚“喜三天闹三天”的弄堂习俗。

怎么办?还是我爸爸想出了

借票办婚事

王蔚

办法——借。“前年3号门里李家好婆的孙子结婚,不就是向我们家借年货的吗?现在我们再去向他们家借,还可以到亲戚家里问他们讨点年货票来。”作为大哥,我老爸当然想把他弟弟的婚事办得体体面面的,所以,当即决定由

鱼刺卡喉咙以后

叶兆言

玩微博,原因简单,一是太费时间,一是不习惯与网友互动。网友的反应常出乎意外,这一次,绝大多数是关心和问候。看来卡鱼刺并不稀罕,有人同病相怜,说自己犯过五次类似的错误,有人说他在医院耗的时间比我更长。

有网友热心支招,出的点子让人忍不住要大笑。比如一位就说:“叶老师,有个建议不许生气哈~被鱼刺卡了可以就近去宠物医院,那里的医生也能干这个,主要是免了赶路 and 排队之苦。这是我的经验之谈。”老实说这建议真不错,比老生常谈的喝醋咽馒头吃韭菜强多了。小平同志早说过,不管白猫黑猫,抓住老鼠就是好猫。只要解决问题,去哪都行。

在网民中,总会有几位比较容易



现实生活

生气,有人在我微博中看到了对医生的埋怨,说你一个作家就有理由不排队吗,名人就可以搞特殊化吗。其中最强烈的一条,“叶大作家惟一现在变得‘面目可憎’的是,不能免俗被时代裹挟,变得神神叨叨的像个大妈,愤恨这讽刺那的,尤其犹未尽!!叶作家要‘一句顶一万句’,男知识分子话多不好。”

俗话说话多必失,有时候,话不多也会有问题。很多人都说,网上绝不是个讲理的地方。难得微博上说几句闲话,一百多字,就变得面目可憎,好吧,以后尽量少说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多一句不如少一句。不过话说回来,说了也就说了,真当个大妈,又怎么样。

微博本来是让人随便说话,有些话,据说不让说,说了也会删。我不太明白,真有人比网管还更操心,他们删不了你的微博,却喜欢动不动跳出来,不问青红皂白,一通拍砖。

1998年寒冷的一月,澳洲女人嘉娜特(Michelle Garnaut)第一次走进外滩5号。

这幢灰扑扑的六层大楼于1921年建成,看上去庄严凝重,为折衷主义风格。灰色花岗岩立面呈现中规中矩的三段式构图,局部点缀有盾形山花与希腊爱奥尼克方壁柱,是英商德和洋行的作品。

“因为没有电梯我们只好步行到顶楼,打开一扇小门便是一个露台。哦,我的天哪!1998年的上海密密麻麻都是里弄房子,很少有人能够站到这么高的地方,看到整条江这样壮阔的景观。我意识到这是个绝佳的位置和绝佳的机会,一定要做点有趣的事情。”嘉娜特回忆起来还是激动不已。

一年后她的米氏西餐厅(M on the Bund)在景色壮阔的顶楼开张。这家外滩当时唯一的私营西餐厅撬动了外滩地区新一轮的商业复苏。巧合的是5号大楼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外滩最后一轮大建设的领跑者。

昔日的黄浦江是一条生动展示列强势力的大长廊。23幢现存临江历史建筑的业主背景代表了彼时活跃于上海滩的美、英、法、日、俄等几国势力。

投资建造外滩5号的是总部位于东京的日清汽船株式会社。1907年日清成立上

海分公司,主要经营长江航运业务。公司到上海发展后资本在10年间翻了一倍,所以1918年有财力在外滩买地造楼。

此后,16号(原台湾银行)和24号(原横滨正金银行)等两幢日本金融机构的大楼也相继建造。这三幢大楼在外滩的出现暗示了上世纪初日资在中国的快速渗透。一战期间日本趁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之际,不断加大在华投资,在上海开设了大量工厂。

在《上海——中国通往现代化之门》一书中,法国女学者白吉尔(Marie-Claire Bergere)形象地用纺纱机上纱锭的数量说明日资在上海的强劲增长。

“1913年上海日资纱锭的数量有11.2万,1925年增加到93.9万个,几乎是上海英资纱锭数量的五倍,也远远超过67.7万个华资纱锭。”

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楼作为敌产被没收,由轮船招商局使用。1949年后由上海海运局等多家合用,华夏银行曾在底层设立营业厅。大楼目前尚有不少空置的楼层,铸铁阳台蒙着灰尘,平添几分神秘色彩。

今天的外滩5号因米氏西餐厅而闻名。但十五年前外滩尚未商业开发,在当时“黯淡”的中山路一路经营一



家西餐厅是需要勇气的。外国朋友警告嘉娜特,你的餐厅如果距离由波特曼、希尔顿和花园饭店组成的三角区超过5分钟远,必败无疑。他们还认为有深度的人不会到外滩去享用一顿晚餐。不过事实证明这个澳洲女人的直觉没有错,1999年开张的餐厅生意一直很好。

继5号的西餐厅开张后短短几年,外滩3号、18号和6号大楼也陆续被改造为时尚生活地标,外滩的夜晚重现璀璨。

马克·吐温说过,“历史不会重复,但总有相似的韵脚。”外滩5号的今天与其初建时的情形何其相似。一战后英法等国恢复了在华经济活动,趁机发展的日本也站稳了脚跟,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不断发展壮大。上海城市发展的引擎明显加速,人口涌入城市,房地产业空前繁荣。

这段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前的繁华岁月后来被称为“黄金时代。”今天外滩大多数知名建筑都建于“黄金时代”的二十年代,如12号原汇丰银行,13号海关大楼和20号原沙逊大厦。

在群星闪耀的外滩建筑群里,灰扑扑的5号不算知名,但它是“黄金时代”外滩建成的首座大楼。自它开启新一轮轰轰烈烈的大建设后,这些近代上海的标志性建筑纷纷崛起,而今日所见之优美起伏的外滩天际线也渐渐成形。

外滩5号
(插图:张雪飞 摄)
昨天: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大楼
今天:外滩5号
建造年代:1921年
建筑风格:折衷主义
建筑师:德和洋行
地址:中山东一路5号

为何要拉拢革命群众,继而又到李家去严正声明,不能吃“坏人”的花生。后来,弄堂里的人都知道此事。但没想到的是,我爸爸特别大,对我说:“等天暗下来,我们再去7号里借。”

叔叔的婚事,因顺利“借年货”而办得像模像样。而留在我印象里的后续情形是,大约在此后的两三年里,我和弟弟在过年时几乎没有吃过花生、瓜子、小核桃之类的零食,因为我家的年货票都拿去“还债”了。

比起现在对过年的淡漠,那些年曾有很多的温暖,请看本栏。

十日谈

办年货

